

後沒人，便把言語來調戲我，便是迎兒眼見，我不賴他。武大道：我兄弟不是這等人，從來老實，休要高聲乞隣，舍聽見笑話，武大撇了婦人，便來武松房里，叫道：二哥，你不曾吃點心，我和你吃些個。武松只不做聲，尋思了半晌，脫了絲鞋，依舊穿上油膩靴，着了上蓋，戴上毡笠兒，一面繫纏帶，一面出大門。武大叫道：二哥，你那里去，也不答。一直只顧去了。武大回到房內，問婦人道：我叫他又不應，只顧往縣前那條路去了。正不知怎的了。婦人罵道：賊混沌蟲，有甚難見處，那廝羞了沒臉兒，見你走了出去，我猜他一定叫個人來搬行李，不要在這里在，却不道你留他。武大道：他搬了去，湏乞別人笑話。婦人罵道：混沌魍魎，他來調戲我，到不乞別人笑話，你要便自和他過去，我却做不的這

樣人，你與了我一紙休書，你自留他便了。武大那里再敢開口。被這婦人倒數罵了一頓，正在家兩口兒絮聒，只見武松引了個土兵，那着條扁担，徑來房內收拾行李，便出門。武大走出來，叫道：二哥，做甚麼便搬了去。武松道：哥哥不要問，說起來，裝你的幌子，只由我自去便了。武大那里再敢問，由武松搬了出去。那婦人在裡面喃喃的罵道：却也好，只道是親難轉債，人自知道，一個兄弟做了都頭，怎的養活了哥嫂，却不知反來嚼咬人。正是花木瓜空好看，搬了去，到謝天地，且得冤家離眼前。武大見老婆這般言語，不知怎的了，心中只是放去不下。自從武松搬去，縣前客店宿歇，武大自依前上街賣炊餅，本待要去縣前尋兄弟說話，却被這婦人千叮萬囑，分付交不要去。兜